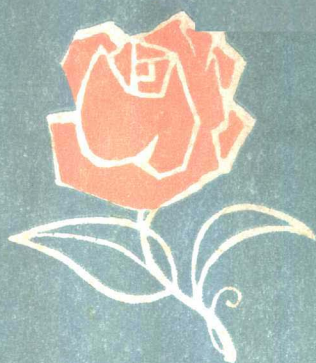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說月報

茅盾題

第14卷 7-9

1923

小说月报 第十四卷 7—9号

茅盾（原题沈雁冰）主编

初日文献出版社

（北京文津街七号）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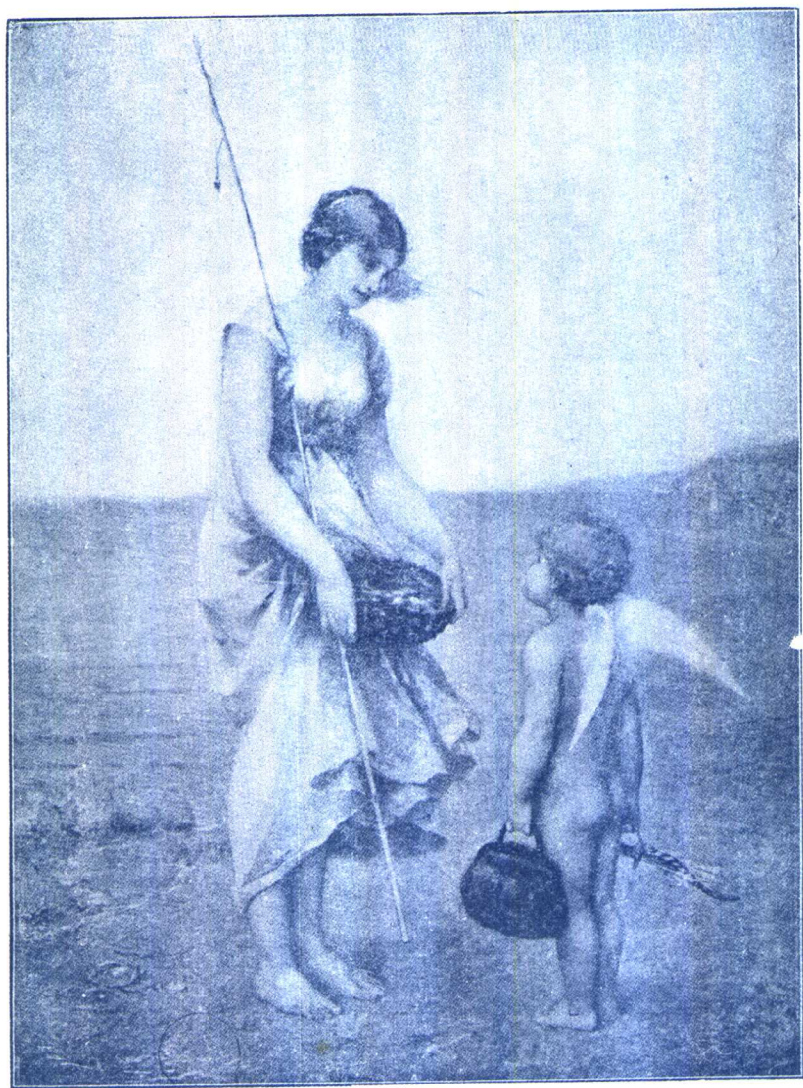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分类号：I—55 统一书号：10201·3：14(3)

定价：2.40元



“浴”

Albert Moore (1841-1893) 作



“爱神的假日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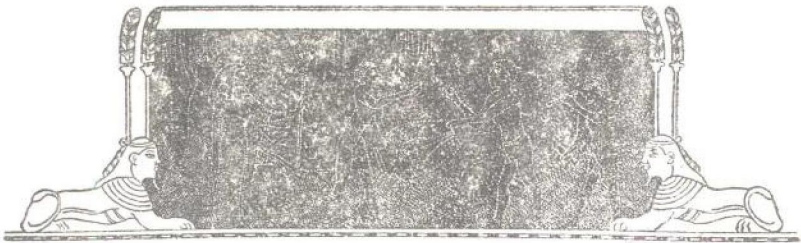
Jean Aubert 作



卷 頭 語

如果詩人的熱情,希望與恐怖,
如果詩人的勝利與他的悲泣
不和民衆相呼應,
那末,他怎麼能超越偉大呢!

—Lowell, *Commemoration Ode*



小說月報 第十四卷 第七號 目錄

卷頭語.....記者

紅的花.....俄國 愛羅先珂 著.....魯迅 譯

在搖籃裏..........徐玉 諾

技藝..........王統 照

紅腫的手..........趙景 深

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.....俄國 布利烏沙夫 著.....耿濟之 譯

太好的 一個夢.....法國 巴比塞 著.....劉延陵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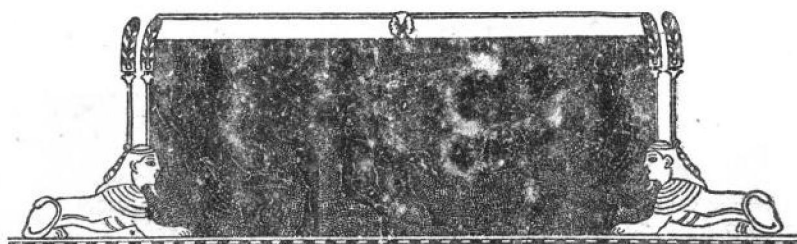
卡拉泰也夫.....俄國 屠格涅甫 著.....耿濟之 譯

失戀後..........徐 雉

熱情之花.....西班牙 倍那文德 著.....張聞天 譯

農家（獨幕劇）..........朴 圓

失去的小羊..........玉薇女士



上海不可以久留

明日

奧文滿壘狄斯的詩

夢歸

永在的真實

雜譯太戈爾詩

爲什麼

小詩(三首)

池旁

致Y(二首)

接吻

深夜的煩悶(三首)

海外文壇消息

(二七六)法國雜訊

(二七七)美國的短篇小說

(二七八)西班牙戲曲家 Sierra

渾池

陳趾青

徐志摩

梁宗岱

徐玉諸

鄭振鐸

徐玉諸

徐玉諸

顧彭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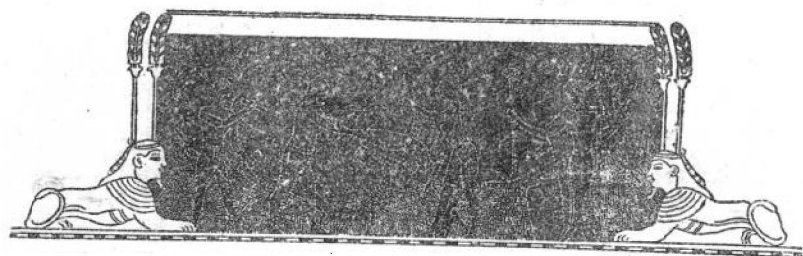
H

朱枕薪

顧仲起

沈雁冰

3



讀後感

葉紹鈞君的「兩樣」

褚保時

西諦君的「淡漠」

志點

俞平伯君「文藝雜論」

步洲

柳建君的「一夕」

H C

孫夢雷君的「畢業後」

余虞廷

俄國文學史略(三)

鄭振鐸

通信

最後一頁

讀書雜記

筆子與才子

顏

關於中國戲曲研究的書籍

西

剛

圖 插

朗誦(三色版)

A. More 作

愛神的假日

J. Aubert 作

橋

關良作



紅的花

——La Primavera Simfonia——

致北京大學的學生

愛羅先珂作

第一部曲

其一

我睡着，我睡了做着各樣的夢，做着關於人類的運命的夢，和關於這世間的將來的夢……那夢很淒涼，是這世間似的黑暗而且沈重的夢，然而我又不能不做這些夢，因為我是睡着的……

有誰敲了我的屋子的窗了，「誰呀，敲着窗門的是？」我暫時醒過來，訊問說。

「是我呵，春的風呵，」仍然敲着窗門，一面回答說。

「北京的風麼，討厭的東西呀。」

「我是春風呢。」

「什麼事呢？」

「新的春來了。」

「春便是來，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我是睡着的，我是正做着這世間的夢的，春便是來……」

「春來了呵，真的春，比起你做着夢來，春的現實美得多哩。」

「胡說……」

「在這世上，新的花就要開了。」

「怎樣的花？」

「紅的花呵，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呵，趕快起來，來迎新春罷，美的鳥兒也就要叫了。」

「怎樣的鳥？」

「紅的鳥呵，通紅通紅的天鵝……」

「天鵝在臨死之前，唱那淒涼的歌罷？」

「不的，那里那里，是天鵝在未生以前，唱那紅的歌呵，」

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歌」

「呸，要說慌，還該說得巧妙些，什麼通紅的歌……」

「不相信麼？」

「誰會相信呢，不要再敲窗門了罷，我是睡着的，我是做着夢的。」

「這有什麼要緊呢，還要打門哩！」他說着，就激烈的叩起門來了。

「唉，唉，北京的風，怎樣的善於搗亂呵！」我一面說，一面也便清醒了。

其二

有誰正在拼命的敲門，我想大約是哥兒回來了罷，所謂哥兒者，是一個十六七歲的我的學生，和我住在一處的。我開了門，我的猜想也不錯，那打門的也果然是這哥兒，哥兒進了房，暫時沒有話，只聽到那急促的呼吸。

「哥兒怎麼了？」

「我們學生又鬧起來了，」他無力的說，「而且又行了示威運動了。」

「又有了什麼衝突了麼？」

「對咧，給警察和兵隊毆打了，」他低聲回答說，「很痛了罷。」

「那里，痛什麼之類的事，有什麼要緊呢，雖然並沒有痛……」

「只要沒有痛，那就很好了，」我說，暫時沒有話。

「打學生的也不只是警察和兵隊，一到大街，也有從店鋪裏跳出來來打我們的，而且普通的人們也嘲罵我們那些民衆呵。」

「這真是勞駕勞駕了，」我笑着說。

「大哥，大哥，」哥兒看見我笑，便用兩手掩了臉，我自己也覺得對於哥兒太殘酷了，似乎很抱歉。

「哥兒，不要哭了罷，我不過是講笑話，」我於是謝罪似的說。

「笑話是儘够了，」哥兒臉向着我說，「各處都正在說笑話，我不願意從你這里再聽笑話了，你倘以爲我可憐，就該說些正經話給我聽的。」他說着，臉上又顯出要哭的模樣來。

「所謂正經話，是怎樣的說話呢，文學的事，還是世界語的事呢？」

「並不是這些事呵，」

「那麼……」

哥兒目不轉睛的看着我的臉。

「爲什麼顯了這樣的相貌，看着我的呢？」我問。

「講給我紅花的事罷。」哥兒便斷然的說，因爲紅花這一句話，來得大突然了，我不由的噁了驚，張大了嘴和眼睛對他看。

「紅的花的話？」

「是的，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話……」並且和那紅的鳥的話，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天鵝的話。」

「還有這樣的話麼？」這回是哥兒噁了驚了。

「還有紅的歌哩，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歌……」唱一齣試試罷。」我看見哥兒的驚疑的臉，又禁不住失了笑。

「又是笑話麼？」這一回，他也當真要哭了。

「阿阿，哭是不行的，從此不再說笑話了……」

「你這里，一定有着紅的花，」哥兒又看着我的臉說，「大家全都這樣說着呢。」

「即使有着這樣的花，這也已經是不開的枯掉的了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沒有太陽的光和熱，花便開不成的話，也

竟是真話哪。」他自言自語的說，又向我說道，「但是，大哥，在這國度裏，紅的花開花的時候，也要來的，不久久。」

「怎麼知道的呢？」

「因爲太陽就要上來了……」

我笑了，暫時是沈默，忽而哥兒似乎想到了什麼了，用力的握了我的手。

「大哥，送給我你那紅的花罷，便是枯的也可以。」

「喂，哥兒，你在那里說什麼？」

「你該懂得的罷。」

「不懂呀。」

「也仍然不肯給我紅的花罷了，雖然怎樣的愛我……」

哥兒苦笑着，放開了我的手，他走向窗面前，將溼着眼淚的臉，靠了玻璃，去看那黑暗的夜，主宰着黑暗的世界，什麼地方難啼了，「那是第三回的難啼呵，」哥兒說，什麼地方又是一回的難啼。

「大哥，那是第三回的難啼呵，」他又說，於是更加竭力的向着東邊看，哥兒是熱心的等着太陽的上來，我一見他那種熱心的等着太陽，便也忍不下去了。

「哥兒呵，我來講紅的花的事給你聽，就是不要再等

太陽了罷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太陽是不上來的。」

「永遠？」

「也許是永遠。」

「可是已經第三回的雞啼了。」

「那也許是第三千零三回的雞啼哩，你以爲只要雞一啼，太陽就上來麼？」

「雖然這是這樣想……大哥，要怎麼辦，太陽纔會上來呢？」那熬着眼淚的哥兒，竟孩子似的嗚嗚的哭起來了。我用盡了在東洋各國學來的所有懇切的話去安慰這哭着的哥兒，然而都無效。只望他哭得稍平靜，我便叫哥兒趕緊躺下了，將頭擱在自己的膝上，講起紅花的話來。

「講紅的花罷。」哥兒一聽到，便漸漸的平穩下去了。單是從他眼睛裏，還滔滔的流出熱淚來，那身體，也正如痙攣許久以後似的，不住的發着抖。

第二部曲

其一

「紅的花的故事，是一個國度裏的故事。這國度，是從一直先前以來，爲寒王和關后所主宰的。那王有兩個王子

叫橫暴和亂暴。叫作竊盜的人是這國裏的總理，叫作精窮的一個術士是王的最忠的忠臣。受着這一流人物的統治的國民，那困難，像你似的哥兒怎麼能領會呢。而且那國度的狀態，像我似的不會說話的嘴，怎麼能敘述呢。那淒慘的模樣，實在是言語說不盡，筆墨也寫不出的。那國度裏的人民，從起來的時候起，到躺下的時候止。（這國裏除了科學家以外，普通的人們都沒有晝夜的分別，白晝稱爲起來的時候，黑夜稱爲躺下的時候。）總是迷路，碰着物和人，顛仆在泥塗裏，墜落在深溝裏。因爲寒王，這國裏的人們的全身總是發着抖，因爲關后，連靈魂都縮小了。在這國裏的人們的起來的時候和躺下的時候，橫暴和亂暴這兩王子都帶了和自己一類的人物，唱着國歌道：

「喂，打，打，推，

喂，揸呀，殺殺！」

一面瘋狗似的在國度裏跑，打男人，拉女人，驚孩子，威嚇這全國度。唉，那種狀態，在哥兒的國度裏，是無論如何看不到的。

那叫作竊盜的總理，又將那些「拿錢來」送孩子來，那邊去，這邊來」之類的命令，無論在這國裏的人們的起來的時候，或者是躺下的時候，都不斷的發表，而且差那叫

作精窮的忠心的術士去施行這些命令去，這國裏的人們是連夜夢裏也發着抖的；點燈籠和洋燈不消說，即使點油松，對於關后也是不赦的罪；倘想要自己住着的街和房子更便利，更溫暖，雖然不過單是想，對於塞王也犯了不赦的罪，犯了這樣的罪的人們，那自然該受可怕的刑罰。」

哥兒完全不哭了，抬了溼着眼淚的可愛的臉，用了他喫驚的眼睛，只看着我的臉。

「大哥，這故事不太可怕麼？」

「那里那里，可怕的故事多得很哩，不消說，雖然並不是童話，却是真事情的話……」

「後來那國度怎麼了呢？」

春風又來敲着窗門，第三千多少回的雞啼，也來報黎明已到了……

其二

「那國度是全然困頓了，那國裏的人們只有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像你一樣的希望太陽的上來，只因爲這希望，大家所以一代一代的活着。」

塞王和關后也拼命的勸諭，教大家靜靜的等候太陽的上來，而且還說，太陽一升到這國度裏，他們便即讓位給太陽，自己却來和國民過平等的生活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，因

爲統治一國，是很不容易，非常爲難的，所以專等着太陽的上來是這國度裏的人們的義務，而這國度裏的人們也都馴良的等候着太陽，但是無論怎麼等，太陽在別的國裏雖然也上來，也下去，只在塞王和關后的國度裏却不見有上來的模樣，於是這國裏的人們都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了。塞王和關后之間，却又生了第三個王子，叫作失望。

這時候這國裏來了一個稱爲希望的外人，那是偉大的學者，懂得許多事情的人，然而在這國度裏，却以爲惟有外人最討厭，而且這名叫希望的學者，便在別的外人之間，也很被憎惡的，因爲他從起來的時候起，到躺下的時候止，只研究着不利於關王國的事，而且還計畫着各國的災禍。據人們說，希望外人又會宣言，說是塞王和關后統治着國度的時候，太陽是不會上來的，那就是太陽不上來的時候，這國裏的人們便不會得到幸福的理由了。

但是這國裏的人們，雖然從一直先前以來，即使各人都不幸，却總相信自己的國度是世界上最爲幸福的國度，從來沒有懷疑過。聽了希望學者的話，誠實的人們都不信，然而性急的勇敢的青年們却因此很擔心，沒法放下了，并且這樣覺到自己的國度並非幸福的國度，聽到了這些事，橫暴和亂暴兩王子帶了和自己相像的人物，用了比先前

更響的聲音，唱着

「喂，打打，推

喂，推呀，殺殺！」

的國歌，比先前更厲害的在全國度裏繞，竊盜、總理和精窮術士也比先前更盡忠於塞王和閹后了。還有新降誕的，叫作失望的王子，並不多久，也就長大起來了。但是雖然這樣，那性急的元氣的青年們，却還是發各種的議論，終於跑到希望學者那里去商量。

「要怎麼辦，閹王國纔會幸福呢？」那青年們對了希望學者首先問。

「使全國開了紅的花，就會幸福罷。」他簡單的答。

紅的花的種子在這國度裏是多到有餘，性急的年青的人們便將那種子撒布在學校和寺院的院子裏，運動場裏，市上的公園裏，各處的田地裏。」

哥兒興奮了，抬了頭看着我的臉。

「那紅的花開了沒有呢？」

「不，一朵也沒有開。」

哥兒歎一口氣，那眼珠又溼潤了。

第三千多少回的魁噠已經報了天明，春風微微的敲

着窗戶，說：

「可是這回却要開哩，紅的花……，遍紅遍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……」

然而哥兒將臉埋在我的膝上，沒有聽到了。

其三

「性急的元氣的青年的人們，又跑到希望學者那里去，說，

「紅的花的種子雖然各處都撒到了，但是紅的花却一朵也沒有開。」

「那是光和熱不夠的緣故。」希望學者靜靜的回答說。

聽了這話，年青的人們都愕然了。

「那麼，仍然是除了等候太陽上來之外沒有法，這是塞王和閹后的國度，光和熱當然不足的。」他們都失望了。希望學者却失了笑，他知道這國度的人們是以爲各國各有一個太陽，即使別國的太陽早已上升，而本國的太陽沒有上，是絲毫沒有法子想的。希望外人這時候想到了這一節，於是就失笑了。

「雖然對諸位很抱歉，但是在這世上，爲這世間的太陽是只有一個的。就是這太陽，什麼時候都無休無息，給這世上溫暖和光明，然而因爲塞王和閹后統治着這國度，橫

暴和亂。這兩王子又在各處走，所以這太陽的暖 and 光都透不到這國度裏。倘沒有了塞王和閼后，這國度的上面，是一定可以看見溫暖光明的太陽的。使這國度裏開了紅的花，那彷彿看見太陽的東西也就自然而然的沒有了。」

聽了這些話，年青的人們便是憂鬱，失掉了元氣了。
「然而，能使開花的熱和光不是不夠麼？」他們又說。
希望學者又笑了。

「能使開花的熱和光，無論在那一國，是多到有的餘的。」他說，而且笑。

性急的年青的人們都目不轉睛的望着希望學者的臉。他們裏面，也有一個像你似的哥兒叫作有望，是最勇敢最高的青年。暫時看着希望學者的臉之後，那有望哥兒也笑了。他於是用了鋒利的刀割開了自己的胸膛，在自己的心臟中，種下那紅的花的種子去。從這哥兒的胸膛裏，這纔開了通紅通紅的，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花……

不久，全國到處都開了紅的花。一看見紅的花，塞王和閼后便帶了橫暴亂暴和失望這三個王子，遁向東方，竊盜總理和忠心的精窮騎士都忽而逃向西方了。在這國度上，從創世以來，那溫暖光明的太陽這纔給與光亮。從這時候起，這國度裏的人們，這纔學起生活於幸福的事來。

然而，哥兒，那首先割開胸膛，使從這裏面首先開花的有望哥兒們，却並沒有看見光輝美麗溫暖的太陽在這國度上。他們並沒有在太陽之下，嘗一點幸福的生活。

有望哥兒們的生命，是成了紅的花的生命了。哥兒呵，爲了紅的花，而交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心的熱血的有望哥兒們，是忘記不得的……」

然而我那可愛的，將眼淚沾溼了我的膝髁的哥兒，却已經睡着了。我目不轉睛的望着淚溼的疲勞的美麗的臉，乾然的坐着。什麼地方又起了第三千多少回的雞啼；春風又靜靜的敲着窗戶。

哥兒入夢了。我也一樣……

第三節

其一

在將頭戴在很高的青雲裏的山的山腳下，嚷嚷的聚集着許多工人們；他們都想走上那連着青雲的一條很狹的山路去。但在狹路的兩面，從山腳下一直到雲端，都排列着幾千百個收稅官吏一般的人物。他們因為要使不納稅的不能走上這條道路去，正和衝過去的工人們戰爭。正當這時候，工人們裏忽然跳出一個青年來，一面將金錢遞給站在左右的官吏，一面徑自上去了。工人們也暫時停止了